

R 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寒灯温

□郭华悦

入夜后,寒气顺着老宅的砖缝往屋里钻。乡里人家不恋夜,天擦黑便关了门,唯有几声犬吠在巷子里飘远,没多久也沉进了夜色里。

我和外婆住的老宅,就挨着我的学校,一墙之隔,连上课的铃声都能听得真切。那时外婆刚过六十,头发还没全白,挑水浇园都不费劲。屋里摆着两张柏木大床,外婆的靠里,我的临窗,床头总放着一盏墨色的煤油灯,玻璃罩子擦得锃亮。

有时,熄灯后没多久,院门外就传来轻悄悄的叩门声,“笃,笃笃”。不重,却能穿透夜的静。这时,外婆便会披件棉衣,轻声喊我:“点灯,看看是谁。”我划亮火柴,灯芯“噼啪”一声燃起,橘黄色的光立刻漫开,把外婆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忽明忽暗。

夜里来的人,脸上多半带着难色。那会儿乡里人都爱把

喜事办在天凉后,农闲了,亲戚邻里也有空帮忙。可日子穷啊,布料、烟酒、宴席,哪一样不要钱?手头紧的人家,对着喜帖犯愁,白天人多眼杂,要脸面的庄稼人,怎好当众开口借粮借银?唯有等夜深人静,才敢摸黑找上门来。

外婆是村里少有的“宽裕人家”——倒不是有多少积蓄,只是她子女少,又会精打细算,开春种的菜能存到冬天,纺的线能换些零用。更要紧的是,外婆心热,嘴又严,帮了人从不对外说。

来人进屋时,总爱搓着冻得发红的手,眼睛盯着脚边的地面,半天说不出话。外婆从不戳破,会先倒杯热水递过去,慢悠悠地拉家常:“前儿见你家小子穿的棉袄短了,是不是该添新棉花了?”或是“你家闺女的喜日子快到了吧,布扯了没?”这话头一搭,来人便顺着台阶往下说,把难处一五一十道来。外婆总是静静地听着,等对方说完了,才拍着桌沿宽慰:“多大点事儿,我这儿有,你先拿去用。”说着就去里屋翻箱倒柜,或是舀出几升米,或是数出几张毛票,塞到来人手里。

我总在一旁坐着,手托着

下巴盯着那盏煤油灯。灯芯上的火苗忽上忽下,结出的灯花时不时“啪”地爆开,溅出一点火星。外婆的声音轻轻的,像村口那条小河的水,悠悠地淌着,裹着暖意,把来人的愁绪都泡软了。末了,来人攥着东西,连声道谢,脚步比来时轻快,走出院门时,还会回头望一眼那盏亮着的灯。

送完人,回屋再熄灯时,总觉得屋里还留着些什么——不是灯的光,是一种暖烘烘的感觉,裹着心尖儿。明明窗外还是黑沉沉的,可闭上眼睛,就像有一团小小的火在心里跳,比煤油灯还亮堂。

后来我才懂,那团火叫“情分”。是庄稼人最质朴的守望,是不提回报的相助,是煤油灯里藏着的温度。

如今住进了楼房,楼道里的声控灯彻夜亮着,比当年的煤油灯亮千百倍。可我和对门的邻居住了十几年,也只是点头之交,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全。寒夜里,再没人摸黑叩门,也再没有一盏灯,为陌生人在深夜里亮起。

我忽然明白,能让心里敞亮的,从来不是光的强弱。是灯影里递过的热水,是塞到手里的米粮,是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柔——那才是真正的亮,是能暖一辈子的温度。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跨越百年的家国心声

□任敬陶

近日,偶读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《春愁》一诗,心中感慨万千。诗云:“春愁难遣强看山,往事惊心泪欲潸。四百万人同一哭,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

丘逢甲(1864—1912),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、爱国诗人和抗日保台志士。他出生于台湾苗栗,祖籍广东镇平(今梅州市蕉岭县)。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,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。

此约签订一年后的春天,丘逢甲悲愤难抑,挥笔写下《春愁》。春日虽好,山色虽美,诗人却愁绪万端,难以排遣。彼时他已被迫离开了台湾,当看到大陆的春山时,情不自禁想起了故乡的青山绿水正被日寇侵占,想

起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,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、俯地悲泣的情景。这首诗语言质朴,却字字千钧,深刻表达了台湾同胞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操,以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定信念。

今年,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。今日之中国,早已告别积贫积弱的过去,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正意气风发地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。

抚今追昔,步丘逢甲《春愁》原韵,奉和《春喜》一首,以抒怀寄意:“春暖花开喜看山,往事如烟逾百年。十四亿人同声笑,祖国统一收台湾。”



S 生活感悟

henghuoganwu

给生活留个温柔的台阶

□若荷

童年时,总觉得时光是一位踱步的老人。捉一只蚂蚱,追一阵蜻蜓,一个下午就从草叶间溜走了。那时候,日子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,我们慢悠悠地走,一点儿不识愁滋味。

不知何时起,时间换上了疾行的靴子。一年短得只剩春芽破土与秋叶落地两声响,日历便慌慌张张翻到了尽头。我们总是赶路,生怕被什么落下,却忘了问问自己:我们的影子,是否还跟在身后?

人生处处是岔路。年轻时站在路口,总觉得选错一步便是万丈深渊。后来才懂,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只有不肯转弯的人。吃过的亏,都成了垫脚的砖;撞

过的墙,都亮了转弯的灯。终点在哪儿并不紧要,重要的是这一路,你是否还在为自己歌唱。

我们常被困在琐碎里,如同暴雨中撑伞,却偏要擦干每一滴雨。直到某天,看见医院里那些为生命拼搏的人,忽然明白:能健康地活着,已经是命运的VIP席位,何必为椅套上的皱褶耿耿于怀?

曾经以为,幸福是遥远的中奖号码,要攒够努力才能兑换。后来才发现,幸福更像一只灵动的雀鸟,你追它躲,你静下来,它却停在你的身边,甚至悄悄落在你的肩头。

年少时,我们用最烈的方式应对失落,沮丧和愤懑

像是唯一的武器。如今学会了在困境中清醒,在挫折中寻找光亮,在迷途中调整脚步。这不是妥协,而是终于懂得给生活留一个温柔的台阶。

成熟,不是世故,是看清生活真相后,依然怀揣温热。当我们学会与不完美和解,与遗憾共生,才真正懂得:生命最珍贵的不是一帆风顺,而是风雨中的从容,以及从未黯淡的发现美的眼睛。

如今,时光依旧匆匆。我们已不再年轻,却也不再与时间赛跑。偶尔停下脚步,对着阳光下的影子微笑,然后继续前行,带着岁月打磨的智慧,以及永不褪色的温柔。

J 精粹短文

ingcuiduanwen

无论好坏,善待便是

□余秀华

一年里,秋天是最具植物性的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多半是动物性的,只有老了,才从灵魂里生长出植物的根须。

有了植物性,大地与生命便都从容起来。那时,一个枝条垂到地面,不过是弯曲起来重新向上;一个人跌倒了,不过是爬起来,继续走路。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无论好坏,善待便是。

所谓善待,就是你跌倒时,根本无需环顾四周是否有人扶你,而是已将那份观察的时间,用来起身。